

“女主向”武侠小说创作形势观察

□杨至元

传统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的基本框架为“先义后情”，即前期一身江湖豪侠气，独来独往锄强扶弱，后期为爱情而变得温柔贤淑，侠义叙事逐渐转变为爱情叙事，成为男主人公坐享“齐人之福”的理想对象，人物形象前后断裂，最终转化为两个迥异的人格侧面。随着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的崛起，“大陆新武侠”中沧月、步非烟、沈樱樱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家开始以或激烈或温和的态度打破男性武侠小说对女性的凝视和物化，塑造出丰富多样的“女侠”形象，将女性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毫不遮掩地展现出来，女性主义精神向前迈进一步，可依旧未能突破爱情叙事的桎梏，柔情依然压倒了侠义。此后10年间，女性武侠纵有紫微流年《夜行歌》《一寸相思》为代表的优秀作品现世，可依旧走的前期豪侠后期恋爱的老路，女性主义精神未能进一步突破，直至2015年Priest《有匪》横空出世，在女性侠客的性别意识和内在关切上有了质的突破，并且不拘小情小爱的，霸气一把破雪刀叩问自身，独立清醒行侠成风，稳住了侠义叙事内核，堪称女性武侠题材的突破与成熟之作。

自《有匪》之后，以侠义为叙事内核的女主向武侠开始冒头，从爱情叙事的言情侠体与耽美侠空中杀出重围，通过女主的历练成长阐明个体自由意志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强大人格力量，直指基于武侠人物自由意志的具有深度模式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女主向武侠笔墨多用在女主的人物弧光之上，通过其成长线(武功与心性)、事业线(锄强扶弱与行侠仗义)与感情线(爱情、亲情与友情)的刻画，展现出独立清醒、心怀天下、不卑不亢、百折不挠的当代女性精神，铺开刚柔并济的江湖画卷。根据其女主人公叙事线索的差异，女主向武侠又可大致分为历练成长型、悬疑归来型与游历感悟型三类。

历练成长型女主向武侠最突出的代表便是2015—2016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Priest《有匪》，其主线一共有明暗两条，明线为南刀传人周翡在成长历练中见证三代武林的武学与侠义精神传承，卷进“海天一色”的风波中，在前辈的教导与谢允的陪伴下，一步步找到自己的刀业落在何处，成为真正的南刀，锄强扶弱杀北斗安天下的故事。暗线为“海天一色”水波纹信物背后的惊天真相——仁义无双的守盟者们便落了个兔死狗烹的残酷结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极具讽刺意义。《有匪》类似性转版的《射雕英雄传》，人物塑造与谋篇布局能力都已成熟，整个作品的时代背景苍凉开阔，时移世易，山河破碎，武林黯淡，浩瀚千年的传承到了这一代人好像都断了篇，乃至于时无英雄，竟使竖子成名，世事恰如沧海，而凡人随波于一叶，周翡体悟生老病死，乐极生悲、绝处逢生、物是人非、事与愿违，终于将自己一的破雪刀落在“无常”一式，成为新一代南刀，其莽劲儿，韧劲儿，为孜孜以求者、未可推卸者而百死无悔的无匹精神，实为震撼。若说《有匪》的历练成长很“燃”，那2017—2021年连载于咪咕阅读的箫剑行《书剑侠侠传》则作为对立面，很“苦”，人物的成长历练并非上升曲线，而是不断被打碎重铸的“M”曲线，耿直倔强内敛飒爽的七星剑传人薛靖七怀揣锄强扶弱的梦想闯荡江湖，却在阴谋算计与血海深仇里受尽磨难，拼命想要保护亲友与弱者却总是无能为力、事与愿违，盛名

之际坠落深渊万念俱灰，一次次于绝处斩心魔，逐渐蜕变成清冷孤高、桀骜痞气、底色悲凉却温柔的流亡者，为知己死，为知己活，尘世如潮人如水，一生螳臂当年落了个草人救火的下场，成了无意义一场空的牺牲，却千里诵义，至死不悔。作品基调前期青涩欢脱，后期残酷苍凉，在无边苦海中，相知相惜、相濡以沫的情与义是软肋也是铠甲，人人直面苦难，向死而生。此作篇幅太长，谋篇布局能力较弱，前一半弱点缺陷较多，后期方趋于成熟，无法与《有匪》相提并论，但胜在人物侠义内核的把握、细腻的情绪书写与逆爽感机制的探索。

悬疑归来型女主向武侠突出代表为2018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Priest《无污染、无公害》与2019—2021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唯刀百辟《飞鸿雪爪》。《无污染、无公害》是罕见的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现代都市武侠，与《有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击碎了江湖旧桃源的幻梦，若说Priest从前写英雄末路与新人无畏，冷铁卷刀窥见天光，那这部作品便是英雄成蝼蚁，白马啸西风化为乌有，钢筋水泥森林里的江湖豪杰后代陷入无比现实的柴米油盐与一地鸡毛，在房贷和工作的重压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成了笑谈，法律面前侠客难再以武犯禁讨回公道，成了社会不安定分子，精致的利己主义与消极的避世者是自保的面具还是内在的真实？年少时潇洒恣意、锋芒毕露的万木春传人甘卿，因冲动救人卷入一场绑架谋杀爆炸事故，暴露了师父藏身之处招来祸患，得知双亲亡故之由复仇后自首，自断右手经脉叛出师门，从此毁掉本该顺风顺水的优等生命运，沦落成穷困潦倒、消极随意又将就的城市边缘人，直到当年恩怨阴谋再掀波澜，颓丧却情深义重的甘卿为了正义与公道再出刀锋，一路调查真相相对对追索，放弃了回归正常人生活的愿望，在红尘暗夜里化作最后的光，孤勇决绝地留下个亡命天涯的背影。原来生如浮尘，无力感才是贯穿人一生始终的东西，凡不能割舍的，都是圈套，“你的一生，将以什么立足呢？”《无污染、无公害》谋篇布局稍弱，悬疑线与情感线的交融感不强，略显杂乱，但瑕不掩瑜，胜在题材的开创性、江湖的现实主义解构与人物犯禁放逐的侠义内核。而《飞鸿雪爪》则在谋篇布局方面令人惊艳，环形叙事龙咬尾的精密结构，悬疑线与情感线紧密交织，草蛇灰线，处处伏笔照应，无论在那个时间节点切入，都不影响阅读，是近年来少见的在叙事手法上精雕细琢的武侠作品。作品以大唐的真实历史为背景，文化底蕴丰厚，讲述了天赋异禀的武学奇才、琉璃寺弘法大师门下大弟子、又强又飒的屠榜暴躁师姐“武曲”叶玉棠，二十载济弱扶倾，却因怀璧其罪遭人算计百身难赎而“亡”，于盛名之时陨落，八年后因光明驱与神仙骨重生在清秀不羁的剑南都环阳山上，凭借玉龙笛谱一曲“追思”重归八年前亡故后，寻找丢失的记忆与真相，与江湖故人重逢的故事，“他日我若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义重”，语言古朴凝练，文风细腻洒脱，以光明驱与神仙骨重生之秘为全文线索，环环相扣，伏线千里，多重视角套叠，将叶玉棠及群像人物情与义的挣扎，相濡以沫与通透觉醒的情绪淋漓尽致呈现出来，有家国天下，有一诺千金，有矢志不渝，极为精彩。

忘语修仙小说中的凡人逆袭叙事

□孙小洋

“凡人修仙传”作为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网络玄幻小说的世界设置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又有所区别。葛红兵教授将玄幻小说的世界划分为“三界模式与异大陆模式”两类，三界模式常见于东方玄幻玄幻小说，主人公生活在人、鬼、仙的三重世界架构中，异世界常见于西方式玄幻小说。《凡人修仙传》是人界、灵界、仙界的上升类架构，是三界模式的变体；作者韩立的另一本小小说《魔天记》，是由中天大陆、云川大陆、蛮荒大陆等构成的平行架构，属于异世界模式的架空世界。“凡人流”修仙小说尽管在世界框架上隶属于不同的模式，但往往都有着等级严密的制度设定。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修仙小说中普遍适用，强者对弱者的蔑视、修仙者对资源的争夺等情节更是将竞争激化，在《凡人修仙传》中就有高阶修士“视低阶修士为蝼蚁”“一语不合，就一击灭之”之类的描述，直接点明了小说世界弱肉强食的根本法则。此外，修仙小说关于修炼境界的设定也是十分严密的，如《凡人修仙传》中将修炼层级分为下、中、上三个境界，又细分为炼气、筑基、结丹等九个层级。这样竞争激烈、等级严密的设定，一方面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对于设定中的弱者来说，始终存在被强者欺辱的潜在威胁，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弱者必须通过修炼提高自己的等级，成为高阶修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消费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消费等级的存在，个体欲望和能力的不平衡，构成了矛盾和困境。

二、以普通“凡人”为主人公

“凡人流”以故事主人公的身份特点命名。除了主人公最初的身份和能力设定之外，“凡人流”这一叙事类型也规定了其大致的修炼方式和性格特征：在修炼方式上，主要体现在个体化修炼；在性格上，呈现出“老成化”和“唯我”两大特征。

“凡人流”开创了网络小说中新的主人公身份，与早期常见的“龙傲天”形象相反，“龙傲天”一类的主人公多是家世显赫、能力超凡，而“凡人流”的主人公家世普通或者贫穷，个人资质平平，“凡人流”与“废柴流”有相似之处，这两种类型的主人公在出场时都处于等级金字塔最下面

的一层，但到结尾时会变为金字塔的顶端人物，但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废柴流”主人公对于外挂的依赖程度要远大于“凡人流”。小说主人公出身平凡，对应了读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的现实，“凡人流”之所以自开创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将自身代入角色，体验主人公逆袭的经历，从而获得爽感的需求。修仙小说一般会设置一些修炼的条件，比如需要灵根，这就决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仙；修仙的难易也要根据个人的资质来划分，因此并不是成为修仙者后就可以修炼到最高的级别，有的修仙者在中途遇到瓶颈后就再难突破；在具体修炼过程中，也往往是修仙者独自一人进行尝试。这样的设定决定了修仙小说中人物的修炼方式是个体化的。比如《凡人修仙传》中的韩立，他的修炼方式是找一处有灵气的洞府，准备好修炼所需的材料后，独自闭关修行。尽管在一些场景中会有合作关系的同伴存在，但那也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组建的临时联盟，并没有长期稳定的同行修炼者。个体化修炼同时使主人公最终会面临孤独的处境，韩立的修仙之路，也是不断割舍家人、友人、爱人的过程。在“凡人流”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呈现出“老成化”和“唯我”两大特征。韩立从一开始被墨大夫收作徒弟，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墨大夫不寻常的举动，并且以聪慧的头脑快速壮大自身力量，最后挫败了墨大夫夺舍的阴谋，这样的眼光和反应力，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过于成熟了。“老成化”的设定弥补了主人公前期资质、能力不足的缺点，为主人公的逆袭提供了合理性。“唯我”，即以自身利益为先，《凡人修仙传》中，主人公韩立有一个外号叫“韩跑跑”，因为在面临危险时，韩立总是先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打败敌方，以及解决问题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然后才决定是否出手，这体现了他明哲保身、利益优先的处事原则。

三、“修炼—升级”的叙事模式

“修炼”内容的设定，与创作初期选择的世界架构相关，在不同的人文地理背景下，修炼的方式、借助的外物、可能遇到的

游历感悟型女主向武侠突出代表为2020—2021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Twentine《镜明花作》与2017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沈雁《半盏酒》。《镜明花作》文风清冽干净，文字功底深厚，讲述了拥有胎化易形本领的小琴山修道者“三清鼠”姜小乙奉师命下山历练，寻回灵识了却尘缘，与侠肝义胆半生劳苦的皇城侍卫卫统领肖宗镜在风雨飘摇战火四起的山河中相识相知，并肩作战破获一系列大案的过程中，姜小乙元神受损暗藏的身世谜案与羁绊情愫也渐渐浮出水面，两人相濡以沫，云天高义，纯粹又清静的亲昵之意向人心弦，面对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朝廷与黎民苍生，无能为力却又至死守护，当是侠之大者。姜小乙的成长线不明显，亦非侠者归来，更多的是以一种懵懵懂懂的单纯侠气游走世间，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各有各的归宿，因果轮回和宿命感非常强烈，她在找回自己的灵识后又失去了记忆重新开始人生，经历了山河破碎之下不同阵营的立场，她同肖宗镜等人历经艰辛守护大黎，又阴差阳错同刘公义军推翻了腐朽的王朝，目睹生民在泥水里挣扎死去，见证肖宗镜为百姓为家国身死两次，昔日同僚叛变、就义、归隐，忠臣坠城楼，君主焚菩提，新朝建立，亡国之徒当如何自处？姜小乙没有盖世武功，也无法力挽河山，她更像一双眼睛，以一颗纯净澄明的心破除“为国家死过两次”的肖宗镜的痛苦执念，带着读者游走世间，尝遍人间苦与甜。而《半盏酒》的主题则是理想的失落，以冷静孤独的文字，以雁九为视角，用第一人称，缓缓流淌出王家卫“东邪西毒”式江湖，刻碑人雁九是凉薄冷漠的失心人，“血刀子”薛无衣是忘不了前尘的未亡人，“青白眼”石秋风是怀揣着雄心壮志的追梦人，在一场擂台之上，薛无衣为阻止怀无涯大弟子偷袭石秋风重伤身死，石秋风乱了心神以一刀之差被怀无涯失手错杀，怀无涯愣愣之一刹那被父报仇的方寒花刺成重伤，江湖变天，怀无涯独女怀玉自大雁塔顶层一跃而下，用最后一次的飞翔奔赴死亡，雁九看到石秋风留在杯底的短笺，上头写，倘我赢了比武，就上门娶你。雁九离开安，她遇到的人很多，记住的人很少，其中能称得上是朋友的，更少，而如今——她一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她给故人们上坟，给自己倒碗酒，见证了一切，都结束了。这部作品写尽孤独、自由、天才的产生和夭折，极具电影质感和江湖味道。

女主向武侠往往以江湖儿女的落拓不羁与至情至性为底色，世俗礼法与江湖道义之间的错位使得人物内心体验成为最重要的情节动力，用一生来验证心中的情感信念与侠义信念，人物的核心价值凸显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and 心灵力。此类作品的女主往往颠覆传统女性形象，江湖豪气较重，一腔孤勇，极重情义，脆弱与强大并存，有着罗曼蒂克的孤绝气质和摧折破碎的美感，道德正义感极强，性子要强不愿脆弱拖累他人，欲以一己之力护住他人，男友力MAX，对待感情往往慢热却细腻，有钢铁直女天然呆的反差萌，人物层次较丰富，性情有前后变化，另辟蹊径表达另一种所欣赏和认同的女性性格，为当代女性气质重新定义，为传统女侠形象注入新鲜血液。

蔡骏在网络文学的发端时期就曾经在榕树下网站发表过作品，他近年推出的系列历史悬疑小说《镇墓兽》，标志着他从纸质出版作家向网络作家的一次身份的“回归”。小说故事背景是《镇墓兽》不可不说的亮点之一，也即架空世界的设定。在《镇墓兽》中，蔡骏依托1900年的近代中国，在空间及时间等多个维度发挥了自己作为传统纸质文学作家的优势，以对场景、气氛等高超的细节处理能力，加上卓然的想象力，从而虚构了一个似真似假的奇幻世界，从而营造出一种荡气回肠、波谲云诡的审美风格。这一架空世界的成功塑造，首先便归因于空间之维中所设置的想象力与真实感并存的地理背景。

小说空间背景的设置一般与类型小说特定的情节发展密切相关。尽管《镇墓兽》属于起点中文网的悬疑小说类型分区，但整部作品的叙述模式却与大部分玄幻小说中的“打怪升级”叙事模式更为接近。然而，以玄幻为主要类型的男频小说在塑造架空世界时普遍会依据现实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例如天蚕土豆所著的《斗破苍穹》中的斗气大陆等。经过作者改造的架空世界往往与现实环境在有着极大的不同，在与读者拉远距离的同时，营造出强烈的异境之美。可在《镇墓兽》中，故事的发生背景却直接放在了1900年的近代世界，作者也由此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饱满呈现实感的地理景观。主人公意外降生于陕西白鹿原中的唐朝皇子陵墓之中，在乱世中随着父亲秦海关颠沛流离，却因为战争与父亲分散，被养父母捡至天津德租界生活。在秦北洋长大，后脚更是踏足于美国、日本、法国及俄国等国，展现出一个辽阔宏远的近代世界。不仅如此，蔡骏并未满足于故事环境涉及之多、铺展之远，更是通过具体深入的环境描写，为读者营造了极具真实感的一幅幅风景。例如在秦北洋被警长叶克潼从养父母身边带回北京时刚下火车的所见之景，不仅有对自然环境的刻画：“次日清晨，火车驶过京津铁路，蒸汽机交替喷射黑白浓烟，仿佛平地飞行的巨龙。仇小庚注视窗外风景，大平原上麦子长势正旺，白杨树在烈日下烤熟了，大雁从太行山飞向渤海。”与此同时，亦有对于社会风貌的真实还原：“午后，货车闯过北京永定门城墙，停在正阳门前的火车站。眺望大前门和箭楼，风景又不同于天津，尚停留在两个世界的交替处。蒙古来的骆驼队鱼贯进入城门，大栅栏已恢复热闹，卖艺的、耍猴的、兜售狗皮膏药的、卖儿卖女的，更别说是成群结队的丐帮叫花子。外国人也视若无睹，西洋贵妇坐着敞篷马车，撑着小阳伞往东交民巷而去。”这样的环境描写方式在人物、物、物多个层面的描绘中让读者与故事中的世界融为一体，有着极强的代入感。

在这样极具现实感的勾勒基础上，蔡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将承载历史厚度的陵墓地宫拉入小说的世界中，在其中打造了一场场奇观。《镇墓兽》围绕着中国最后一位墓匠少爷秦北洋而写，由一个个奇绝的陵墓探险穿插而成，自然便少不了对于陵墓地宫的环境描写。近年来，以《盗墓笔记》《鬼吹灯》为代表作品的一批盗墓题材的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读者们随着故事主人公进入陵墓中时，更多的是透过古老的陵墓去窥视墓主人的命运或是所在的历史时局。例如，在秦北洋与齐远山一行人来到海上达摩山之后，偶然间进入了位于这座陵墓时，便是通过墓道中的陶俑、木俑以及墓碑上的文字勾连出明朝建文帝的历史，再由此引出镇墓的神兽以及秦北洋等人与其奋战的情节。这些古墓之境有真有趣，由此，作者消解了在古墓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恐怖氛围，代之以浓厚的历史感，让主人公的探险之旅与过去的历史牵连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假的氛围。

除了以上两点，《镇墓兽》中也不缺乏充满想象色彩的环境。一方面，蔡骏根据历史或是传说虚构了大量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风格迥异的奇妙环境，例如文中秦北洋追着镇墓兽四翼天使来到北极冰海进入了奥丁的墓室中，见到了北欧神话中奥丁所创的生命树：“到处是缠绕交错的根须，也许延伸到方圆几十公里，甚至在奥丁墓室的地下。树枝在头顶数百米处徐徐展开。最底下的枝干粗壮如同房屋，向斜上方自然生长，几乎可以覆盖好几公里。不计其数的树叶，五彩缤纷的色泽，最多的是翠绿色，但也有枫叶般的红色、银杏般的金黄、冬天树叶凋零时的枯黄，甚至咖啡色、深紫色与天蓝色，好像凡·高在梦中或精神病院所作的油画。至于树梢，这棵大树的顶部，秦北洋完全看不到，太高了，高得像巴比伦塔似的，接着一片混沌虚空的世界。树冠完全覆盖了天空。光，从密集树冠的缝隙间穿过，如同北极极夜星光，耀眼夺目。”另一方面，蔡骏更是巧妙地化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桥段，刻画一幕幕生动有趣的“文学之景”。例如，海上达摩山取材自《基督山伯爵》中藏匿着巨大的基督山，天国取材自《红楼梦》中贾宝玉在梦中所到的太虚幻境等等。这些经典文学桥段的运用，都为主人公的探险增添了一丝别样的趣味。

《镇墓兽》这部小说作为蔡骏由传统纸质文学作家向网络小说家20年来的一次回归，为网络小说的创作带来了不少启示，例如对于故事主题的正向阐释厘清，在故事前期勤快的准备、让人身临其境的场景刻画、惊悚恐怖的气氛制造、为故事增添厚度的深厚学养。以本文为例，对小说架空世界的塑造便是一个经典的案例。《镇墓兽》之所以能够将现实的地理环境、蕴含历史典故的陵墓地宫以及种种诸如生命树之类的奇幻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正是因为他在环境、学养等方面的创作积淀，这一点是当下大部分网络作家难以做到的。大部分的网路作品中，都十分缺乏对于现实环境的刻画，对于文化等深层次问题的反映。

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暴露了蔡骏作为一个网络作家自身固有的一些问题，例如人物刻画不够立体全面，作为角色的增加有时比较突兀等等。另外，蔡骏过往的作品基本都在20万字左右，《镇墓兽》接近100万字的巨大篇幅也挑战着蔡骏对情节的把控能力。可以看到，网络小说不仅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对于传统的作者来说都是一次极为冒险的考验。因此，将网络文学与纯文学加以对立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欧阳友权将网络文学界定为“一种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传播、供网络用户浏览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为标志的文学，而这意味着广大作家群体要接受这三者的同步考验。无论是纸质还是网络，形式只是文学的一维，无法成为划分文学阵营的根本标准。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彼此之间取长补短协同共生才是健康的发展方式。

蔡骏《镇墓兽》：虚实之间的奇幻之景

□李泉根

